



容齋四筆

八九十一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頓傳
頓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頓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驪
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閒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監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本字犯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執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

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當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

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
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
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
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
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
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
曰曲犯角其語曰王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
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
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夔
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
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
瓢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瓢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

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

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縣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蟾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庠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

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
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
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
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
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
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
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閒者尚如此也
予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橐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
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
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
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
冷也若氣血温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痿留連肉腠注
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

疑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瘻肉腠相連
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
鑿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
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
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
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

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
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
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
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識此段已載遜齋閒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徹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
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官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官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
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
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
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
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
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
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
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
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

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
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
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
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
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
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
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
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
賜安南國歷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
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
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左氏爲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
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
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
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

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
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
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
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斑彪固父子以
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採纂

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
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
爲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
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
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爲十紀八十列傳是爲後
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
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

參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
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
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咸榮緒孫綽干寶
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
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
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
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
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

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
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
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國春秋李
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
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
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爲
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國朝慶歷中

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
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
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
陽芟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
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爲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
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
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

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
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
非欲爲異日地平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
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
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
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
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
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下赴曲江
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下頃在檢

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
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
君有同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
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
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
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為之柰何張揣其必
將修怨即云國先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舉王
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
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

故追紀之

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項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
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
芾始攜腋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
之大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
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傳聞強哉然閱其
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天聖相在日與之言其一
云行守試觀其官品之上下除皆必勝本官品

容齋四筆 卷第八

十五

院以羅彥澤中丞去國其後彥澤自史書出
守嚴遂遷於蘭溪彥澤到郡遺書相邀曰與
君有同年之美何為爾不得已後還既見密語
云前此臺詞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
援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
節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恨為之奈何張撫其必
將修怨耶云國先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舉王
陳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終二年不見分
楚談錄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
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閒盡失之其曾孫
芾始攜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
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
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聞強識然閱其
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
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

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旣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旣爲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

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爲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

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

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子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

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
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
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椽膠牙
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
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歲時記
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
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媪

及處女環火而坐媪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冑
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
當婪尾盖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
多作唼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
三盃爲藍尾盖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
唼之以唼爲貪婪之意或謂唼爲燦如鐵入火
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
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

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
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
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
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
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
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
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

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
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
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
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
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
爲柟竹爲王芻篔爲翹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
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

諭領服虔曰輜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輜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輜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

張說近之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旣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瓚說是也予謂項音輜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談曰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

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爲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爲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爲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爲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

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
不過十餘歲爲此者必冉也後冉爲范雎所閒
而廢逐司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
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冉之功也蓋公
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
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功
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
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
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
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
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
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
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

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

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宏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宏氏云有宏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宏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

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
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
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
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
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
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閒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
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
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
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滕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哂
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
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
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
之名子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潞水有驅
策乞疏下潞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
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

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
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
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
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
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
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
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
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着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

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爲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嚚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

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旣多且記性警敏故籤

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爲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歷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憇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

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

容齋四筆卷之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
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
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
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
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
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

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
廣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
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
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
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
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
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
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
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

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

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

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

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旣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

判官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温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
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
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
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覆考開封
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
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
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
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
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
近清溪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
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
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
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
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

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
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閩俗詭秘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
之以法盖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
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
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
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鎔
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

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擦肩背使皮膚
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鈎
藏於鰓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
凡此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
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
魯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
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
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歷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
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
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
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
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
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爲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爲太
中大夫舊爲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
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
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
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
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
勅獎勸功勲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
奇絕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遠不昧夫寵贈之
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永請是行權
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

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

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

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
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
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
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
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
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琰上書
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
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
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
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
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

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旣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之年

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
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
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
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順行流
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
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
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
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
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
夜閒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
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
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
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
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
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
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
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
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猷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
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
常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
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
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
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
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
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
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脚不
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標飭置
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

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

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
除寶錄院及禮儀使賞有古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或爲四百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之云初君各施辰是唐末五代荆湖北人也其
一高文八人據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
五生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
將軍出陳武曰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

洪州文出

云開示味非以然首輝也昔綬不許贈賞魚袋
封專鄰林魚帶門妹金王賧燧帶又金賧魚袋
寶筆書衡山書軒以黨賞魚袋云各不四鄰今
賞魚袋出表

谷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
勅令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
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
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
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
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
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
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
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
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
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
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
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
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

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
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
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
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
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
粥天下祠廟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
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關伯微子兩廟一歲所

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
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邱以主大
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
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
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
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
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
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
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
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紬創議之人而一切
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
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
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
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
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

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
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
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
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闕域又有
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
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
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

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
縹然感慨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
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
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
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
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

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遷
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
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
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
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
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子案李
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率驍勇常何等二
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
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元感起兵被獲以計得
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

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執行年河洛
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
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
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
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
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何冀。樊
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
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
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鉤
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
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
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
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
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
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爲名彥爲字一以彥爲名大爲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徃徃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爲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以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

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宏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宏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宏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宏文館改爲昭文宏農縣改爲恒農徐宏敏改爲有功常宏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宏易爲李曲阿宏氏易爲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

碑敘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
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
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
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
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
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
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

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
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
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
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
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
故匪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
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
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
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

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詼小事河南志邠志
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
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
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
總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
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
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
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

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
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
婢等事用林息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
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
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
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
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
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
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
祖稱豐公比再闕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
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
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
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
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
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
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
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
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
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
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閒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

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嶠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

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

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元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腕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

職非所謂輒遷子元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歷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爲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爲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

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元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

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
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
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
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
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
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

任二十五月轉準具負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
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負加至十八月今請減
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
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
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
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
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
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迴別矣

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
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
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
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
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
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
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
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
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

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
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
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
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
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
从犬从火者非劓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车下
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
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

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
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
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真从酋从丌作真者
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者从旨作老下目者
訛漆黍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从
小者訛決沖况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
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
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
筍作筍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蘭

眞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
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鹿蟲作虫墮許規反
俗作隳又以爲情幡作幡怪爲恠關爲闕炙从
夕閒从日功从力竝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鼎
輩从北妬从戶姦爲姦縣从毒吝作吝寃上加
點鄰作隣牟从午互作于元从點舌从干蓋作
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譜僭从替
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
曷匹爲疋收作収叙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

爲卜改从戊巳之巳而以爲日凡作凡允作允
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
緜从衣湣从缶編作遍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
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
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頴曰惶
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
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
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
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
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
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
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
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

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
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
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開
小憇籍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
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
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
德符未嘗謂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
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

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
之不幸且知馬永御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
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
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
劍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
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劍旣有崇慶
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

云其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

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始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

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
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
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況於嬰孺之狀
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

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閒而寢室未
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
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
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
歎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
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
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
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歛仄腐壞轉以相付不
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

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
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
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
頽毀及僱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
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
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
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
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

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什植僵爲務則暗
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
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
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知貪墨之吏欲爲姦
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歷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
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

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歷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文曰治歷明時所以和

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傳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度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爲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者是也其敘如此若猛進躡得者則不然紹

興中宋樸自待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曰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閒靖康元年正月四日金兵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閣

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不

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

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旣失時譽且以慶歷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羗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据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

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衣上聞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不止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神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

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
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
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
闕奉朝為兵部員外郎今朝樞密直學士才七
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為副樞
月遷刑部侍郎今正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銀青
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特從初至此五歲用
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
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

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文學士越半
歲並遷諫議簽樞溫仲舒寇準皆自正言今承
直館遷郎中文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
自工部郎中以本官文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
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
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

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耄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

美輟從三事揔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
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
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
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
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
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
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
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
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

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
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二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
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
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盖用此
云



